

又见鱼鹰

王张应

没想到,在皖东来安池杉湖湿地公园,遇见久违的鱼鹰。

先是于岸边一条小木船上,看见两只家禽般壮硕的黑色鱼鹰。它俩面对面立在木船中间横梁上,不时朝对方伸头引颈。初看以为是反目与打斗,再看便看出门道,它俩是一对情侣,正旁若无人地亲昵,意欲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交颈之欢。

见到它俩,一位同行的朋友惊呼:“鸬鹚!”是的,它们是鸬鹚,可从我的词库里蹦出来的却是“鱼鹰”。

最早见到鱼鹰,是童年时代。我的家乡大别山东麓、皖西南的那片丘陵地带,多是山丘,少有大块水面,鲜见大型水鸟。第一次见到鱼鹰,不是在水上,而是在渔人肩挑的担子上。

渔人挑着木桶,一路寻找可以捕鱼的水面。担子两端各蹲着一只黑羽禽鸟,它们骨

曹边村

唐德亮

红花绿草

以自己的青春抗衡灰色的冬天
圆型炮楼屹立田野中间
一身沧桑,不知伫藏多少
武侯祠不如成都那间巍然
但散发的文化气味同样诱人
“状元及第”的牌匾
成了“镇村之宝”

古榕的绿叶婆娑,美髯飘飘
撩拨着众人的视线
它劲枝虬曲,年龄不可考
坚忍着守望岁月
拥抱流霞
古村的村道不古村心
正在返老还童

脱不掉的外衣

陈彪

如果有一种死亡
那一定是活着
扇动翅膀的静止飞鸟
用风将我埋葬

在中间的最中间
我一无所有
静止的飞鸟
啄我仅有的双眼

飞鸟静止的时刻
每一盏路灯
都锁着一件
脱不掉的外衣

迟到的“盘点”

刘堤洪

喜欢一个人独坐前
用鼠标的手揉揉双眼
在涂满月光的屏幕下
约会褪色的照片

那是一个开镰的季节
快乐与简单链接
年少的我们
在编织理想的画卷
几分苦涩,几分甘甜

借我一支经纱,一根纬线
描绘远去的昨天
今天,我为你送来迟到的“盘点”

宝岛情思

段景江

阿里山
飞崖越壑踏峰巅,拔雾驱云瞰大千。
向海清溪心迫切,思亲老树手难牵。

日月潭
日圆挂桂月未圆,孤岛中秋泪满潭。
秀色粘襟无意取,情催离怨启帆帆。

基隆港老人望乡
潮汐涌血晚中原,落日沉晖入河山。
久梦架虹亲故土,徒劳呓语孝先贤。

台北温泉浴
竹摇剪影慕泉池,浴伴星辰互戏之。
独处异乡孤寂夜,何如稻浪泛金时。

架挺大,身躯却精瘦。生就粗长的利喙,喙的前端还有个鹰嘴般的弯钩。那种铁骨铮铮的弯钩,可能是鱼的克星,鱼一旦被它碰上便小命不保。鱼鹰捕鱼大概如老鹰抓小鸡一般轻而易举,所以人们叫它鱼鹰。

之后在课本中读到郑振铎先生的《鸬鹚》,知道了鱼鹰的学名叫“鸬鹚”,我对鱼鹰的既有印象得以加深。课文说:“不多一会儿,就有鸬鹚钻出水面,扑着翅膀跳上渔船,喉囊鼓鼓的。渔人一把抓住它的脖子,把吞进喉囊的鱼挤了出来,又把它甩进水里。”原来,鱼鹰是天生的捕鱼工具,被人驯化后天性不改。它脖子上颇有弹性的皮囊,用来临时储存它捕到的鱼。当年未曾多想,只觉课文写得挺美,没意识到这种捕鱼方式,对鱼鹰而言实在残忍,吞进喉囊的食物还得被迫吐出来,不吐便有人动手进嘴去抠。倘若从人嘴里抠出食物,被抠的人该是何等感受!

几十年后,再看到小木船上那对怡然自乐的鱼鹰,我心目中有关鱼鹰的印象随即刷新。显然,这里的鱼鹰,不是作为捕鱼工具活

着,同众多的野鸭、鹭鸶、鹈鹕等大大小小的水禽一样,它们在自己的地盘上,率性地活成了不受侵犯的野生水鸟,是这片水域的主人。

小木船上那两只鱼鹰,似乎并不关心身后的水里有没有鱼。或许它们知道水里的鱼,随要随取。那种轻松自如的状态告诉人,它们根本没有必要时刻准备着奋不顾身地扑进水里叼起鱼。它们长长的脖子上不再被人勒上一圈绳索,没有人阻止它们吞咽食物。饿了,一个猛子扎下去叼起爱吃的鱼,吃饱了,闲来无事,便在那儿大秀夫妻恩爱呢。

一群人上了一条池杉湖中的游船,船上坐了几十个人。人力摇桨可能划不动它,当时没听马达轰鸣声,它的动力应该是“清洁能源”的电。水道右边是湖岸,左边是大片池杉树林。那片浸泡在水中的树林是这块湿地的核心风景,冬日冷风中,那片火红的池杉树林格外惹目。或许正是因为这片难得一见的树林,许多人才会不辞舟车劳顿远道而来。

游船离开码头不久,远远望见左前方一条漂泊在池杉树脚下的旧木船。船上无人,

但有鸟,一群黑色水鸟。如果它们神态稍微活跃一点,我会以为那是群鸟在商议某件鸟事。越是靠近那条旧船,越发看得清楚那是一群鱼鹰,同之前看到那两只鱼鹰一样。不同的是,前面那两只正在忙于卿卿我我,这一大群鱼鹰却无所事事,一个个慵懒无聊地待在船上。时在初冬,天气颇冷。天若晴好,我会怀疑那些纹丝不动的鱼鹰是在猫冬晒太阳。我一直怀念儿时冬日里陪着奶奶坐在自家院子里晒太阳的温暖时光。

游船到一个“丁”字形水道口,左手边出现一条宽阔幽深的水道,水道两边都是茂密的池杉树林。顺着水道朝北望过去,两边池杉树上栖息着密密麻麻黑色禽鸟,望远处,是一些点缀于红色树冠的黑点点,如满树的黑色果实,数不胜数。抬头看近处池杉树顶,看得清清楚楚,是一些栖息高枝的鱼鹰。奇怪,离开了人的管束,鱼鹰便能飞得很高。它们立足的地方不一定是低矮潮湿的船板,也可以是高入云天的树梢。

来安这地方竟有这么多舒适安逸的鱼鹰,跟我记忆里的完全不同,它们悠闲自在,不为饱腹忙碌,没有人挤压和驱赶的憋屈。看到眼前的景致,我忽然觉得还是应该将名字切换到“鸬鹚”,不叫它鱼鹰。

来安当地人常说一句话:来者皆安。游历池杉湖湿地公园后心生一个感觉,在来安,安的不光是人,至少还有鸟。众多的鸬鹚聚集在来安的池杉湖中,聚而不散,来了就不离去,在此心安。

荷兰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1525—1569),被公认为佛兰德斯绘画的三大巨匠之一,是17世纪荷兰绘画的开拓者。他画了很多以风景和农民风貌为主题的画(所谓的题材绘画),也因之获得绰号“农民勃鲁盖尔”,是浓厚乡土气息农民生活风俗主题的开创先驱。他的画构图紧凑,画中的人、物看似简单,但效果呈现极为有力,存世的主要作品有《通天塔》《雪中猎人》《农民的婚礼》《农民的舞蹈》等。

图为《冬景、溜冰者和鸟陷阱》1565。

图文 晏晓阳



一雨隔秋冬

朔风乍起。银杏、乌柏、梧桐,时不时飘落几片叶子,如鸟影掠过书窗。

虫儿们集体禁声,就连躲在床底下的那只爱唱歌的蛐蛐,也一声不吭。

一场蓄谋已久的雨,渐渐沥沥,从傍晚吧嗒到天明,一声一声,在枯萎的芭蕉叶上,细数着远方游子的归期……

雨后的太阳,在窗玻璃的霜花上涂上瑰丽的暖色,一向早起的鸟鸣才哆嗦在迟暮的黎明中。

满眼落叶,一地彩锦。昨天还披着一身黄缀的银杏树,骨瘦形销。残落的叶子,如暮春的黄蝶,这里那里点缀着。屋后的乌柏也好不到哪儿去,树梢上只剩下三两片深红的树叶,挂着泪珠儿似的雨滴。梧桐树最后一

片叶子,不堪清晨雨湿露重,沉沉地坠落下来,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但梧桐树一身傲骨,笔直的枝干,剑戟般刺向苍穹,一副与严寒抗争到底的架势!

银杏、乌柏、栎树、梧桐。大大小小的落叶,一片压着一片,一片接着一片。它们各有各的形态,各有各的色彩。而此刻,它们都安静地进入了梦乡……

行色匆匆的路人,捂紧呢绒大衣。这个时候,哪怕只一丝儿风,就足以穿透秋衫,寒到刺骨。

女人细嫩的手脸,包裹得严严实实。男人粗犷的呼吸,冒出细细的白烟。

立冬的一场雨,让冬,实实在在地立了起来。而秋,已隔在这场雨外……

极品奢侈物件是什么

度或者是太过浪费的意思,所以有人给皇上编织象牙凉席,皇上也会觉得有点不合适,着实是太奢侈了!所以,奢侈浪费观念真不能有。

然而,现如今人们对奢侈词意的认知已然发生变化,对奢侈品的追求时尚化,有没有?就像媒体说的数据,在零售百货实体步履艰难的当下,北京建国门外的某家奢侈商品大卖场,生意就兴隆得连店家自己都不敢相信。数据还说,买主百分之九十都是年轻的“时尚潮人”。

可能也是因为,所以“奢侈生活”在不少人内心中才幻化成了品味生活。

当然,也有人表示不屑,说奢侈实质上是虚荣心作祟,不关乎品味。

这种说法有些道理。怎么说呢,就算奢侈品全数都价格高企,但细究起来也真和品味没啥关系。

既然奢侈已经归类昂贵,那么,以相对意义来界定才妥当。就像“加拿大鹅”,以洋人入内为坐标,消费十分之一,或者再强点,不说三两年,一年来一件,奢侈吗?显然不。运到国内,国内工薪阶层耗费一两月薪资买一件无疑就有点贵了,结果大众服饰就变身奢侈品了。

反过来,您每月收入不过万,却非得贷

款驾乘迈巴赫,这就相当奢侈了。财主天天大鱼大肉吃包子是常态,没奢侈一说,倒是只能窝头充饥的长工要是来过这样的生活,那就太奢侈了——过不了几天就得忍饥挨饿。这说的是旧社会。不过类似的心思现在并不缺乏。

再有就是奢侈这种“想象的生活”,很可能和您所处的环境不太恰适。很多人读过莫泊桑的《项链》,富人不觉得假项链跌价,穷人深受奢侈之苦后还回去的真项链,富人也没觉得和假项链有啥区别。从这个层面来说,奢侈还真有点虚荣的味道。

不过,考虑到目前大众已经更改了“奢侈”的概念,我还是希望“奢侈”和昂贵保持距离,最好是将之归属到品质生活的范畴,从而使新生代抑制不住的追求健康发展。

说到这里,我可以透露自己私密的“奢侈生活”念想:

幼时我心中最向往的就是长命百岁,父母长生我也不会,后来知道这种欲求纯属妄想。等长大成人,有了文化,才真正明白,以昂贵为标多半是鼻子被商家捏住了,真正的“奢侈生活”是健康生活。比起那些有价的世俗物品,健康才是极限奢侈品,需要强调的是,肌体的健康在后,心灵和智识的健康才是极品奢侈品。



大山景色 卡斯帕·弗里德里希 1798。 玛咖 供图

我把天给走亮了

李红霞

在我的字典里有三个字:铁孩子。

“铁”有铁路一说,也有钢铁之意。“铁孩子又上来了?上来了哈!”对我们这帮学生,列车乘务员总是充满善意的自问自答。

阜山中学被砍掉后,按規定,学生要去牙克石的铁路中学就读。两地相隔十八里,车程十二分钟。通勤的铁路职工凭借工作证分派于各沿线岗位,而作为铁路子弟的我们不需要车票。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

早起上学乘坐齐齐哈尔通往海拉尔的车,进站时间是5:05。一个冬日,凌晨4:30,闹钟响过,母亲就喊:“到点了,赶紧的!”我回应母亲一句继续我的梦。“来不及了!”母亲又喊。我懒懒地哼着,打算再赖五分钟。母亲急了,调门高八度,“看看几点了?”那时节,我和母亲的对白基本如此。然后瞥一眼闹钟,扑通跳下炕,三下五除二地装备起来,立时出征。

站台上空无一人,只有信号灯在眨眼,雪花簌簌,伴我在灯影里寂寞地舞蹈。我想像着候车室因学生的鱼贯而入顷刻间沸腾起来的情景;想像着爬到候车室一米宽的窗台上那种居高临下的畅意之感;想像着背单词的、织毛衣的、观景的、唠嗑的和暗送秋波的壮观场面;想像着我对铁路食堂一个酥饼、一碗粥的爽约,心里顿然生出脱离了集体的恐慌。

我决定步行去上学。

我快步跋涉在摄氏零下三十几度的旷野,我度量着铁轨的宽度。我走了很久,很久,可四周依然是墨一样的世界。远处的山谷不见,森林不见,雪花轻轻飘落。不知走了多久,东边一点点红起来了,并且有光带映射空中。眼前的一切,包括道路渐渐清晰,我终于把天给走亮了。我看见树木和灌木丛之上满是厚朵的积雪。

太阳徐徐升起,低头的刹那,很快变得红彤彤的了。一切跟着生动起来了,路轨两侧的屋舍顶端无不例外地呈现出整齐划一的色调。炊烟袅袅,麻雀声声,几声狗吠伴着马车夫的吆喝。

天空涂满了纯净的湛蓝色,空气变得清凊而新鲜,我沿着铁路走,走进了城市,走进了学校,走到同学们中间。衣帽上落满新雪,两只睫毛染上白霜,而唇边的围巾竟夸张地挂起了晶莹的冰凌……

我被树为标兵……

晃荡完初中,又去寄宿的铁路学校读高中。那样的日子里,不知时光为什么如此漫长、幽远和滞钝,我看不到清晰的边界,也从未想过探索时间的奥秘。自由成长的时光里,除了自由和无可妨碍的成长,还需要什么呢?离开学校的时间,日子疯长……

回首往日,似乎除了吃和睡,就是花样翻新的玩耍。眼帘的一切就是全世界,广阔的格局梦里没有,不曾记得。如此的胸无大志,如此的自在从容,可是,那样的日子永不再回了。

拎回一袋人间烟火

朱超群

从外面买菜回家,刚打开门,听到声响,两个孩子已经跑到跟前来了。不约而同地直接上手,估计知道妈妈回来了,肯定有好东西吃呢。可是才打开我拎着的第一个袋子,儿子已经惊呼出声:“妈妈,你没有买榴莲呀?”女儿也是一脸失望,她没找到她想要的零食。

我嘴上回着儿子“我的确没有买榴莲”,手中却不停歇地找着东西。我找的是女儿昨天点名想吃的零食。嗯,就是刚刚,在临街那家最大的零食超市,关于女儿要的辣鸡爪,蛋黄酥……通通,一样都没有少。我把它们找出来,随后递给女儿,果然,女儿脸上的喜悦如我期待的那般,她呲着牙开始不好意思地朝我笑,说:“妈妈,你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没花多少钱,买你说个好也容易。”

儿子好像还沉浸在我没有买榴莲的郁闷中,我赶紧找了他最近吃不厌的番茄给他看,“诺,待会妈妈给你做番茄炒蛋,你喜欢吗?”儿子撅着嘴:“你为什么不买榴莲?”我抱起了儿子,忍不住心里愧疚。这小家伙,他之所以这么纠结我有没有买榴莲,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吃,而是他知道我喜欢吃。而之所以皱着眉头让我今天买,是因为昨天我在手机上看短视频时,看到有人拍的榴莲广告,我当时大喊了一句:“谁给我买榴莲吃,我就喜欢谁。”彼时老公正坐我身边,他对我的胡言乱语早已习以为常,见惯不惯,谁知道呢,七岁的儿子听着却当了真,他当时就“命令”他爸明天必须给我买榴莲,保险起见,他还对他爸那要了200元给我。

钱揣在兜里的刹那,我真是下决心明天上了街买榴莲的。可今天真到了水果超市,我终究还是买了些儿子喜欢的葡萄和香蕉。想着这些,我向儿子澄清:“昨天妈妈只是开玩笑说说的,其实我并不喜欢吃榴莲,相比榴莲,我更喜欢葡萄和香蕉。”说到这,我把葡萄和香蕉拿出来给儿子看。儿子毕竟小,好哄,果然,听了我如此说,他便又笑了。倒是一旁的老公不解了,他最知道我喜欢榴莲,他说:“不是说好买的吗?怎么还是没买?”我故意朝他使白眼,我把购物袋里的东西拿出来给他看:“榴莲是好吃,可我想来想去,还不如买几斤排骨,待会我煮个海带玉米排骨汤,我们一家人都可以喝到欢。”

老公听了连连摇头,我倒笑了。我知道接下来老公可能得“杠”我,说他可是给我钱了,奈何我这个老仙女终究还是拎回一袋人间烟火……好吧,杠就杠吧,我习惯了,反正我就是舍不得,反正我就想买些实用的。而且,不买自己想吃的,并不是因为吃不起,而是因为心中有爱,我拎回的也不止是一袋人间烟火,更有我看中的暖和踏实的日子,而这才是我这辈子都甘之若饴的心欢喜。

